

封面人物

深圳交响乐团总监林大叶：
我们需要给交响乐一些耐心

□□

1980年8月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。与之相匹配的，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建设内容。成立于1982年的深圳交响乐团(以下简称“深交”)，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，成为国内最早走职业化建设的交响乐团之一。

40载不断探索和创新，也让深交成为国内第一支应邀走进国家大剧院的地方乐团，第一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专场音乐会的亚洲乐团。

今年10月，应中国音乐金钟奖邀请，深交担任了古筝决赛的伴奏任务，并带着他们的原创大型交响套曲《我的祖国》重返成都。演出之前，深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林大叶接受了封面新闻独家专访。



深圳交响乐团是国内最早走职业化建设的交响乐团之一。

不同城市对交响乐风格影响大

若要说到成都和深圳两座城市的对比印象，大家映入脑海的或许都与成都的“慢”和深圳的“快”有关，在这种截然不同的城市环境里，也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氛围。在林大叶看来，深交诞生在我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深圳市，比较早地走上了职业化发展的道路，这和深圳市整体的经济发展是相匹配的，但这种快速的发展也是优劣相伴。

1980年代，改革春风席卷南国，深圳交响乐团应运而生。相比多数从歌舞剧院分离出来的交响乐团来说，深交没有冗杂的职业化改革问题。几乎可以说，从诞生之初开始，深交就是朝着职业交响乐团的建制迈进的，这也为乐团形成专业的、与国际高度接轨的特点奠定了基础。

“但这其中的问题是，你会发现，国际上一流的交响乐团，他们成长的城市，维也纳、柏林等等，哪一个不是历史悠久的古都呢？所以固然在建设的过程中，深交没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，但同时，它也和成长于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城市的交响乐团没法比，没有太多的底蕴。”林大叶以成都作为对比，他提到了成都目前的4个专业交响乐团——四川交响乐团、四川爱乐乐团、成都乐团、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，它们依托于成都几千年来城市历史文化，在底蕴的展示上确实有较大的优势，而这正好是交响乐所需要的。

创作优秀原创作品才是题中要义

在这种形势下，乐团创作自己的原创作品显得尤为重要。深交从建设之初起，就一直坚持西方经典作品与委约原创作品齐头并进的路子。近些年来，一部分原创作品也持续走出交响乐的小众圈子，进入更广阔的人群视线中。例如此前精心组织创作的大型原创作品《神州和乐》《交响山歌·客家新韵》《人文颂》等，尤其是大型儒家文化交响曲《人文颂》，2013年9月，还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，前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堂进行演出，引起轰动。

对于林大叶来说，交响音乐毕竟是西方舶来品，如何运用这门世界语言去讲述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，才是题中要义。“演奏西方的经典作品可以不断提高乐团的专业水准，使咱们磨合到更高的层次。但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把西方的作品演奏得多完美，而是演绎自己的中国故事。”

林大叶对曾经出国演奏的一件事印象深刻。《我的祖国》创作好后，深交曾巡演到德国。他们与德国合唱团合作，请当地的合唱团成员唱诵中文，没想到这种创新型的举动效果异常好。虽然德国合唱演员发音并不十分标准，但却丝毫不影响《我的祖国》的表达效果，中华大地的壮美在异国他乡唱响，到场的华人华侨都潸然泪下，不少德国本土观众也为之感动。

“以前德国的交响乐团来国内演出，场场爆满。现在我们可以用自己创作的作品，以交响乐的形式，反向输出到国外，并且获得很高的评价，这是令人极为自豪的事情。”林大叶说。

由此，不管是对四川交响乐团发展的建议，还是全面体察全国交响乐团的发展状况，林大叶都将此概括为：我们需要给交响音乐一些耐心。一些允许试错、勇于尝试的耐心，去等待交响音乐与我们中国本民族的融合，创造出更精彩的中国作品。

“莫扎特、贝多芬300年才出一个，而中国真正投入交响音乐建设才几十年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。”林大叶说。

对话

支持交响乐进行本土化尝试

封面新闻：《我的祖国》是怎样的一套曲子？第一次巡演时就来过成都，当时的反响怎样？

林大叶：这个作品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，邀请知名的作曲家张千一先生创作的。这个套曲可听性是非常强的，涵盖7个乐章。里面海纳百川，把中国所有的具有特色的民族音乐特征都融入进了一个作品，从每个乐章的名字你也能感受到不同地域的不同音乐特色。例如有雪域的，有黄土高坡的，也有东方明珠的。

这个作品不是第一次来成都表演了，去年全国巡演时就来过，反响非常好。这次我们受金钟奖之邀再次来到成都，演奏《我的祖国》也是对成都观众的一次回馈吧。

封面新闻：你是什么时候到深交的？这些年你感受到的深圳交响乐团有哪些变化？

林大叶：2006年我还在德国念书，那时深交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指挥比赛，我去参加了，虽然没有拿到最好的名次，但由此和深交结缘，之后在深交担任助理指挥。后来也去过杭州爱乐、广州交响乐团，又前往上海音乐学院深造，2016年时回到深圳交响乐团。

深圳这个城市是个移民城市，非常有包容力和创造力，深交也是这样。我们更像是拓荒者，在白纸上添加色彩，深交能给予我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这些年来深交一步步变化，包括乐团收入的提升、参加演出的平台层次的提高等等，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提高。但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自己和和自己进行比较，需要超越的是我们自己。

封面新闻：你对成都的印象是怎样的？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地方？

林大叶：成都和深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觉得很多人努力大半辈子其实就是想过成都这样的生活。我尤其喜欢去成都的宽窄巷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在宽窄巷坐一天。

封面新闻：你觉得目前我国交响乐发展的瓶颈在哪里？

林大叶：没有所谓瓶颈。交响乐是世界的语言对吧？但对于中国人来讲，坦率地说，如果你只局限于去演奏，如果只是想去演奏好贝多芬、莫扎特的话，你很难超越维也纳、柏林。所以我们期待着更多精彩的中国作品能够呈现出来。

我们都知道，最早的古典音乐是从德国和奥地利开始的，从贝多芬、莫扎特、海顿开始的，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然后慢慢发展，之后才有了俄罗斯学派、法国学派、民族音乐学派，到了现在南美也有自己的交响音乐特色。它们都是融入了自己本民族的风格，所以说如果一定要谈瓶颈的话，我觉得是对中国音乐作品的等待。

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。我在德国留学时，导师就时常和我谈，要相信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亚洲，亚洲的未来在中国。我其实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。

封面新闻：现在有不少乐迷会批评交响乐做一些本土化的尝试，认为这样不够“交响”，你怎么看待呢？

林大叶：我是很支持本土化，很支持交响乐和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合的。因为历史上优秀的交响音乐都是这样来的，比如德沃夏克、柴可夫斯基。所以我刚才也一直说，要给交响乐试错的空间，勇于探索各种可能，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最契合的点。如果我们抱着乐观的态度，它是一定会到来的。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等待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



林大叶